

本文旨在評析杜保瑞對中國哲學三大家如何處理命限與自由的詮釋。筆者的專長為分析哲學，故以分析哲學家擅長的字詞邏輯關係之分析，指出杜保瑞詮釋中尚待澄清的模糊性，以及指出對三教異同之處可做的進一步分析。整體而言，筆者贊同杜保瑞的詮釋方向，也認為其正確地指出中國哲學，因其方法學的特性，不將命限與自由當作矛盾對立的命題處理，且三家論述命限與自由的重心皆放在工夫論的修為上。

杜保瑞於文章開頭點出，在中國哲學的文獻脈絡中，自由這個課題，是扣緊「生命的意義與人生的艱難部分」。然而，「生命」這個中文字詞，在中文的脈絡上是歧義的，而這樣的歧義也多處出現在杜保瑞的文章中。「生命」有時和「人生」是同義詞，但有時候是專指人與其他有機生物體所共享的生物存活基礎，也就是當代生命科學（life sciences）所問的終極問題：什麼是生命？為了避免歧義影響了哲學分析的精細度，在本文中，筆者將以「人生」來指稱，人做為一種能夠感受、反思、表達與創造存在意義的生物，在其存活的期間，所經歷過的各種經驗的總和。因此「人生」這個詞，在筆者的使用中，已經嵌入一個對人類的特定預設：人類有能力感受、反思、表達與創造存在意義。另一方面，筆者將以「生命」來指稱，人之所以為一種有機生物所需具備的生物結構、性質與功能。在這樣的用法下，如果要談「生命意義」，主要是問有機生物體的生命是否有其自身的意義或價值。這樣的問題在當代應用倫理學中是重要且常見的課題，如關於動物權與墮胎的討論。但需特別注意的是，由於世界上存在各種不同型態的有機生物體，並且我們有合理的理由推測，有許多生物體，如甲蟲與線蟲，沒有能力感受、反思、表達或創造存在意義。最後，雖然這裡的「生命意義」用法與常見的中文用法有不同之處，但因為有「人生意義」可以取代，所以本文將不會排除掉中文常見用法中所論及的對象。本文將以上述兩個字詞的使用方式來架構以下的評析。

本文的主要論旨如下：筆者先指出，在杜保瑞詮釋中，「命運限制」一詞的使用是模糊的，並提出兩種可能的理解方式。根據這兩種方式，再指出杜保瑞的詮釋中，未提到或未特別強調的細節，或有待澄清或修改之處。

杜保瑞於第貳節，做了中國哲學中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區別。中國哲學中的宇宙論是「說明生命形成的原因」。這個議題似乎比較接近當代生命科學探討人做為一種有

機生物如何形成或追溯其起源的問題。但是，雖然兩個學術傳統所探討的問題很接近，卻仍有其重要的差別。如同杜保瑞所指出，中國哲學探討宇宙論往往是為了要發展本體論與工夫論，但是當代生命科學在其學術傳統中，沒有如此清楚且直接的連結。根據杜保瑞的觀點，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所關切的是「意義與價值問題」，而工夫論關切的是如何追求這些意義與價值。以筆者的字詞換言之，中國哲學的宇宙論關切的是人類生命的存在狀態，而本體論與工夫論關切的是人生意義為何以及如何追求。

杜保瑞將自由一詞理解為「生命的出路，出路在理想，理想即是本體論的觀念內涵」。換言之，自由應被理解為一種人生意義或價值，一種人生追求的目標、狀態或境界，而非一種能力。這一點是中國哲學中非常重要的特色，筆者認為值得特別強調。在非中國哲學的傳統中，自由常常被理解為是一種能力，如分析哲學中關於自由意志的論辯。也因為自由被理解成一種能力，使得非中國哲學的論辯容易掉入對自由（意志）持懷疑論的困境。筆者認為中國哲學在論述自由做為一種人生價值或理想的進路，是一個比較可行的進路。

然而，以自由為人生理想境界，還是需要透過對命限為何的描述，才能夠給自由這個境界實質的內涵，否則自由一詞就只是一個空洞的詞。畢竟，在杜保瑞的詮釋中，自由為何就是以命限該如何被超越的方式來闡述。所以了解命限為何、了解如何超越，才能夠賦予自由境界更具體的內涵。

這就是為何杜保瑞的分析中著重在闡述三家的宇宙論為何。中國哲學的方法學是以人類生命的宇宙論為起點或背景，進而探究人生意義的本體論和工夫論為何。誠如杜保瑞指出：

命定論是關於命運的理論，在其中有主張命定論的立場者，當然也有主張沒有命定論的立場者，針對這個問題，會落實在生命形成的原因中去討論，這就進入宇宙論的問題。

但這裡需要先指出的一點是，杜保瑞對於命運為何並未進一步地闡釋，這個模糊性與後面的分析非常密切，所以在此先提出。命定論者主張命運有限制，而反命定論者主